

馮琦原編
陳邦彥纂輯
張溥論正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宋史事本末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

讀史至宋。踞乎傷之。代俸漢唐。而文出夷貉。其書蕪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華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通鑑。出入陳氏。旁撫曲證。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書。翦截繁陋。別韓老同傳之非。去琬琰濫收之謬。然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以己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改漁無術。訪求幾載。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巽巖真本。尙歎未見。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俱從姑舍。豈犬羊芻旆。當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舉。且暮可遇。乃積久無聞。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前。綱紀有待。不敢卽爲建安續也。宋治儒弱。文繁實少。元臣譏之。隆替略備。顧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旣修。兼以外攘。天保采微。宜克永世。而駐蹕南國。祚竟覆。論者咸咎熙寧變法。宣和極亂。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代者。爲之南面。任使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肥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構旣無良。檜尤凶醜。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寧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馴至理宗。政繇史賈。柔系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之弑。泰定之篡。明寧之殂。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

及至正勝廣殆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真人將降。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數窮。無俟紂惡之熟也。閒居尙論紀志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煙。嘗念神器。襍襟。雛鼠難竊。胡歎漢悲。憾深曷喪。逆取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關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逸。羣賢之勞。蓋莫救一夫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兩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夷於石晉。韃韃地廣秦隋。而曆短於拓拔。中國之所以失。卽夷狄之所以得。夷狄之所以失。卽中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監不遠。漢臣進規。引秦是喻。人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卽宋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禦不若乎。婁東張溥題。

目錄

卷一	太祖代周	一	卷十五	交州之變	八〇
卷二	收兵權	六	卷十六	蜀盜之平	八四
卷三	平荆湖	一一	卷十七	太宗致治	九〇
卷四	平蜀	一四	卷十八	營田之議	九五
卷五	平南漢	一九	卷十九	至道建儲	九九
卷六	平江南	二三	卷二十	咸平諸臣言時務	一〇二
卷七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三〇	卷二十一	契丹盟好	一〇九
卷八	禮樂議	三三	卷二十二	天書封祀	一二八
卷九	治河	四〇	卷二十三	丁謂之姦	一四一
卷十	金匱之盟	四七	卷二十四	明肅莊懿之事	一四八
卷十一	吳越歸地陳洪進附	五三	卷二十五	郭后之廢溫成事附	一五三
卷十二	平北漢	五六	卷二十六	天聖災議	一五八
卷十三	契丹和戰	六三	卷二十七	茶鹽權罷	一六二
卷十四	西夏叛服繼遷德明	七三	卷二十八	正雅樂	一六九

卷二十九	慶曆黨議	一八六	卷四十五	維蜀黨議	三四九
卷三十	夏元昊拒命	二〇二	卷四十六	紹述	三五五
卷三十一	儂智高	二一八	卷四十七	孟后廢復	三六七
卷三十二	貝州卒亂王則	二二二	卷四十八	建中初政	三七三
徐三十三	浚六塔二股河	二二五	卷四十九	蔡京擅國	三八二
卷三十四	英宗之立	二三八	卷五十	花石綱之役	四〇〇
卷三十五	刺義勇	二四五	卷五十一	道教之崇	四〇五
卷三十六	濮議	二四八	卷五十二	金滅遼	四一〇
卷三十七	王安石變法	二五八	卷五十三	復燕雲	四二六
卷三十八	學校科舉之制	二九二	卷五十四	方臘之亂 <small>宋江附</small>	四三八
卷三十九	元豐官制	三〇二	卷五十五	羣姦之竄	四四一
卷四十	西夏用兵	三〇五	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四四五
卷四十一	熙河之役	三一八	卷五十七	二帝北狩	四六六
卷四十二	瀘夷	三二五	卷五十八	張邦昌僭逆	四七二
卷四十三	元祐更化	三二八	卷五十九	高宗嗣統	四七六
卷四十四	宣仁之誣	三四一	卷六十	李綱輔政	四八〇

卷六十一	宗澤守汴	四八九	卷七十七	隆興和議	六三一
卷六十二	兩河中原之陷	四九五	卷七十八	孝宗朝廷議	六四五
卷六十三	南遷定都	五〇〇	卷七十九	陳亮恢復之議	六六一
卷六十四	金人渡江南侵	五〇八	卷八十	道學崇黜	六七八
卷六十五	苗劉之變	五一四	卷八十一	兩朝內禪孝宗光宗寧宗廟議附	七〇二
卷六十六	平羣盜	五二一	卷八十二	韓侂胄專政	七一三
卷六十七	金人立劉豫	五三二	卷八十三	北伐更盟	七二四
卷六十八	張浚經略關陝	五四一	卷八十四	吳曦之叛	七三二
卷六十九	吳玠兄弟保蜀	五四七	卷八十五	蒙古侵金	七三九
卷七十	岳飛規復中原秦檜害飛附	五五五	卷八十六	金好之絕	七四八
卷七十一	順昌柘皋之捷	五六四	卷八十七	李全之亂	七五九
卷七十二	秦檜主和檜死附	五七〇	卷八十八	史彌遠廢立	七七五
卷七十三	金亮之惡	五九四	卷八十九	金河北山東之沒	七八二
卷七十四	金亮南侵 <small>金人殺亮立雍附</small>	六〇〇	卷九十	蒙古取汴	七八九
卷七十五	建炎紹興諸政朝臣言事附	六一五	卷九十一	會蒙古兵滅金	八〇三
卷七十六	孝宗之立	六二七			

卷九十二	三京之復	八一三	卷一百七	元伯顏入臨安	九一二
卷九十三	蒙古連兵	八一八	卷一百八	二王之立	九一九
卷九十四	余玠守蜀	八二六	卷一百九	文謝之死	九三一
卷九十五	真魏諸賢用罷	八三〇			
卷九十六	史嵩之起復	八三七			
卷九十七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八四六			
卷九十八	公田之置	八五一			
卷九十九	蒙古諸帝之立	八五九			
	<small>太宗定宗憲宗世祖</small>				
	八五六			
卷一百	蒙古立國之制	八六三			
卷一百一	北方諸儒之學	八六九			
卷一百二	蒙古南侵	八七三			
卷一百三	郝經之留	八八〇			
卷一百四	李璫之納	八八五			
卷一百五	賈似道要君	八八八			
卷一百六	蒙古陷襄陽	八九二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校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

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
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補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
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
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
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大
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襲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
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
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
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尙赤臘用戊帝涿郡人四世祖朮唐幽都令牛璉唐御史中丞璉牛敬涿州
刺史敬生宏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殷娶杜氏生帝於雒陽夾馬營亦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
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陳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寧軍政凡六年數從
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
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戊
申詔贈調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
之始乞貫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仲高

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爲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_暉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_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_暉爲翼祖，簡恭皇帝妣_皆爲皇后。考宏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卽位遣使加筠中書命，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均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邪？」守節歸，以口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_福。據其城，從事閭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維維，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六月辛未，帝自帥太

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贇。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錘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雒陽爲西京。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來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雒邑所爲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殂，諡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
通子龜、駝兒多智略，知藝祖人望，勸

通早爲之所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赴湯蹈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於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閻邱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維邑筠違其言徒恃儋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於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

卷二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開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尠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喻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閔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旣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行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尙有不奉詔者。帝卽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一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

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贖。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對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爲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緝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

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弋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徽筠領棗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郟中筭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閒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知。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徵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尙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際。帝厚賞邊民。購得之。所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校通法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